



從社區開始改變——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機會

黃世輝*

國科會今年公開徵求「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新計畫，從題目上來看特別強調人文科學要有所創新，但人文科學不就是原本充滿創新的學問嗎？教育部國語辭典中對人文科學的解釋為：『凡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不以物質為研究對象，而偏重於義理的統攝、意義的詮釋、情感的抒發等相關主題之探討的學科，如哲學、史學、社會學、語文學、藝術等，統稱為「人文科學』。只看其中的文學、藝術，不就是講求創作及創新的領域嗎？換個角度看，不只人文科學的所有領域，任何領域有不講究創新或創新觀點的嗎？那麼，人文科學的社會實踐是一種創新嗎？或者人文科學努力創新是為了社會實踐？

除了基礎研究之外，許許多多的學問大多是為了社會實踐而存在。臺南某高中禮堂的對聯寫的是「心存攬轡澄清志，腹滿經綸濟世才」，在高中階段就已經鼓勵學子努力於學問以便未來可以濟世致用。既然如此，國科會新計畫為什麼要強調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呢？可能的理由是：人文科學已經遠離社會實踐！而遠離社會實踐的人文科學會不會產生自我存在意義的危機？

努力於社會實踐的例子所在多有，20世紀在世界各地鼓吹平民教育的晏陽初，以及在日本與臺灣提倡社區總體營造的宮崎清都提到「到田野去向人民學習生活」的概念，並且付諸實踐。晏在湖南長沙、河北定縣，甚至南美、非洲、東南亞等地都具體推動鄉村改造。其所執行的「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等方式，比對臺灣21世紀的農村再生計畫仍然鮮活有力。宮崎清在日本福島縣三島町的生活工藝運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創意生活設計系教授

動、新潟縣山北町（已併入村上市）的聚落營造、愛知縣足助町（已併入豐田市）的擦亮地區資源等等的實踐，採取「在地居民就是地方營造的主人翁」的觀點，重視在地資源與知識、在地主體性，強調內發性發展，對臺灣而言，宮崎從 1994 年以來的在臺言論，至今聽來仍然有當頭棒喝的感覺。

爲什麼他們都特別重視進入田野？因爲當學術界走出象牙塔，面對真實的社會時，問題意識將更進一步發展，因而產生努力釐清知識的想法，同時也有「如何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如何讓學問濟世致用」的疑問與挑戰。所以，進入田野即是真實的理解與挑戰，也是學者、文化人、社會人、公民所無可迴避的挑戰。同時，我們也從社區田野的深入接觸、問題觸碰與解法共思中不斷學習。

再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終身學習的倡議有：learning to be（學會發展）、learning to know（學會求知）、learning to do（學會做事）、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會相處）、learning to change（學會改變）。其中最後一項的「學會改變」可以解釋爲改變自己及改變社會。臺灣從 1998 年以來社區大學蓬勃發展至今，如果連同原住民部落大學合計的話，大約有 100 所的社區大學。而社區大學所主張的「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的養成」，一方面回應了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及「以公民教育克私」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回應了宮崎清「居民是地方營造的主人翁」（自我承擔）與內發性的概念。也因此，社區大學除了各種知識、技能的學習，更鼓勵積極面對與回應各自所在地方的社會議題。例如，近年來社區大學的許多課程中，師生共同進入社區從事生態調查、河川守護、農村論壇、大廟興學等社會議題的參與，社區大學可以說是社會實踐的重要民間主體。大部分的社區大學由民間組織承辦，似乎不具有正式大學身分的社區大學卻在社會實踐上甚至比許多正式的大學還要積極投入！

究竟我們面對著什麼樣的社會議題？陳其南在《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一書中指出臺灣推動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因素包括：政經發展的問題、居住品質與空間議題、傳統產業新衝擊、社會運動與民間意識的覺醒、過去社區政策的不足、社區共同體意識、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提出等。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徵求公告書中也例示了「區域發展的落差、社會不平等與貧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改革、居住與世代正義、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農村發展與糧食安全、犯罪與偏差行爲、文化多樣性與認同、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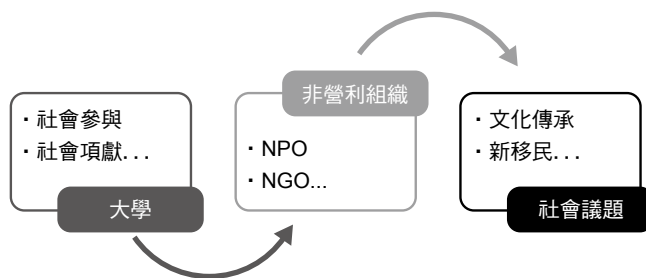


姻與家庭制度的變遷、健康保險制度與專業發展、民主的鞏固與深化」等重點議題。這些議題都很大，大到一般人只覺得無奈，除非我們不放棄地尋找可以切入在地實踐的切入點。

其實上述議題有不少都已經有相關的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投入，臺灣社會發展出來眾多的 NPO 或 NGO 組織正代表臺灣社會力的興盛。對人文科學學術界而言，透過與 NPO 或 NGO 組織的合作，共同進入社區等實踐的場域，一方面務實地面對在地問題，另一方面與在地深耕常駐的組織進行經驗知識與學術知識的交流，構想出適合在地的行動方案並付諸實施。與此同時，也有許多國外經驗可供我們參考，例如面對區域發展落差的問題，日本政府提出「定住自立圈」的計畫，只要人口 5 萬人以上的小城市願意與周邊鄉村進行密切連結，使雙方在醫療、交通、購物、休閒、文化活動等各方面緊密合作，共同營造值得定住、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圈，那麼就可以提出計畫構想申請補助。

再以雲林科技大學所在的雲林縣為例，那是個人口不斷流失的農業縣，除了斗六市與虎尾鎮分別有約 10.8 萬與 7.0 萬的人口之外，其餘 18 個鄉鎮，每個鄉鎮的人口均低於 5 萬人。其中，除了斗六、虎尾與麥寮之外，幾乎每個鄉鎮都逐年減少人口，而都可能有文化傳承、治安維護、生態環保、環境景觀、社福照顧、社區產業等社會問題。雲科大的許多老師參與了這些議題的討論與行動，例如協助學生人數減少的小學結合社區文化發展特色教學，使得學生人數增加；協助瀕臨絕種生物八色鳥的保護運動，使社區陸砂開採停止；協助雲林山線社區大學的民營化，使得社區大學可以積極開展社會議題的討論與實踐；以及協助社區產業的研發、設計與行銷，使得社區產業可持續性的發展。

大學、地方非營利組織、社區議題等三者如同下圖所示一般，大學可以



透過與地方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共同討論與解決社會問題。藉由這樣的行動者網絡，行動者之間彼此互相溝通，學習文化轉譯、問題確認、利益賦予、科技介入、共識凝聚、徵召動員等，使社會議題獲得解決的路徑。大學的參與也成為地方社區質變的觸媒。

除了單一社區或單一社會問題的解法的實踐外，從實踐累積出來的經驗與知識，也可能朝上發展，尋求問題結構的調整、社會制度的改善。那麼大學的參與又促成了更重要的機制調整，對社會的影響又更為重大。因此，人文創新的社會實踐計畫毋寧是更期盼達到機制調整的作用。